

·增订版·

问中医几度秋凉

艾宁——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问中医几度秋凉

·增订版·

艾宁——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中医几度秋凉 / 艾宁著 .—增订版 .—北京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2018.4
ISBN 978 - 7 - 5132 - 4791 - 7

I . ①问… II . ①艾… III . ①中医学—通俗读物 IV . ①R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4719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64405750

河北省武强县画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272 千字

2018 年 4 月第 2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4791 - 7

定价 5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89535836

维权打假 010-6440575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微商城网址 **<https://kdt.im/LIdUGr>**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s://zgzyycbs.tmal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010-64405510)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从我母亲到我女儿，中医在我家走了一段弯路又转了回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愧对先人。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只能把我对中医的少许记忆尽可能原样地描述出来，以供女儿参考。如果还能给其他人以启示的话，我的负罪感是不是更能减轻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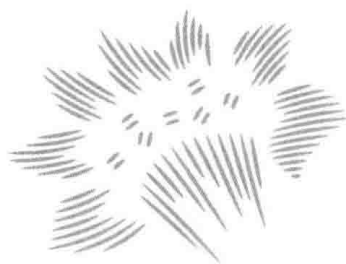
艾 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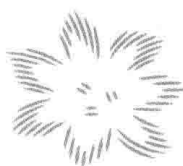
她母亲是一位“拎着三根手指头走天下”、活人无数的民间中医；她女儿正在中医院校就读，同时拜了师傅，是一个有点“另类”的现代中医生；她自认为自己太理性，没有学成中医而学了中文，做过教师，当过律师，也做过妇联工作，搞过企业，现在是一名检察官，可以说是这个中医家庭的“叛逆者”。如今她常常为没能将母亲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传给女儿，留给社会而愧疚、自责。于是从2007年4月起，她将自己几十年来在这个中医家庭中对中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随笔的形式在网上连载，期望能给他人以启示和参考。

正所谓“旁观者清”，她的特殊背景，使她能以一个“局外人”的平和心态来真实、客观地进行追忆、描述、议论，少了“当局者”的感情用事、高谈阔论，也没有对立者的误解成见、打骂攻击，全部都是真情实感。加上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良好的文字功底，整个文本夹叙夹议，细腻生动，清新自然，读来犹如听一位智者在娓娓讲述那身边的故事，非常轻松惬意，引人入胜。中医的魅力，中医的神奇，中医的传承，中医的尴尬，中医的困境……人生态度，生老病死，健康幸福，等等命题都随着她平实、真切的记述一一自然呈现，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产生共鸣，引发思索。

——策划编辑



目 录



母亲是个中医	001
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004
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近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跟袋鼠似的	007
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010
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师傅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的道路	013
母亲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	016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	019
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师傅安安静静地饿死了	022
姑娘誓死要嫁他，把个爹妈气得要死，大家暴打了这男人一顿	028

身体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心脏病的老太太却可能长寿	031
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034
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	037
母亲治病用药如金	040
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043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胃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046
医生说就和天上掉下块陨石砸到你头上一样	049
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给中国女孩身体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052
女儿在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只填报了中医院校	055
女儿的师傅诊脉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给逗乐了	058
现在，人们视诊脉为中式体检	061
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	064
人们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	067

正是这些无聊之举，才将孩子滋润得像花儿一样	070
她拿起美国人写的书，说要科学育儿	074
即便是在B超上清楚地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	077
师傅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现代科学的污染	080
女儿走到哪儿都有人跟她谈到病，都把手伸出来让她给号脉	083
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	086
他掌握的样本越多，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	089
保护我们的外在身体并使我们的身体与之节律一致才是人类的明智做法	092
不能因为西方科学文明开创了现代文明就砍断中国文化这个“不周山”	095
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	098
母亲不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影响到我	101
她最有得抑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	104
母亲诊所中的温情脉脉与医院的冷酷总是不自觉地在在我心中做着对比	107

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	110
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	113
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个中国式的奥运口号，提出属于我们东方人的观念呢	116
来人一楞，看着医生说：“大夫啊，生孩子的是个女的！”	119
在危急时刻，有时有技术比没技术糟糕	122
中医消亡之日就是人类完成机器人转变之时	125
乳房如今不是给婴儿准备的，而是给婴儿的爸爸留着的	128
在新的顺序里，我惊奇地发现 2+3 等于蜡烛	131
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	134
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	137
传染病来时，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	140
父亲批评母亲的一大缺点就是做事不长脑袋而凭感觉	143
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	146
如果犯人真的被改造好了，出来看我们外面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野蛮人呢	149

我觉得我的病很具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的好	152
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像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	155
正因为中医有理论，所以他才能在用药时是医，不用药时也是医	158
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	161
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消极行为	164
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167
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170
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	173
我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医术并不是第一重要的	176
女儿的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一个宠物	180
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183
看来无法解释和说不清楚也是西医存在的问题	186
医生摸了我的脉说了四个字：“魂收魄散。”	189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比传染病扩散得都快	192

殊不知人是学习的动物，向内也能寻找到学习的途径	195
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198
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	202
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	205
历史经常做出弃珠宝而留窝头的选择，这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	208
我对年轻人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首先应该从吃饭学起	211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理论，他便死而无憾。可中医却让他生而有惑	214
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	217
谋划医改的人如果能参考办鸡场模式，那么中医的存在价值自然就会体现出来	220
监狱的奖励机制让他找到了与贪污受贿一样直接的快乐	223
如果这瘾是先天的，是人自身的一部分，禁烟、戒酒又怎么会成功	226
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	229

我感到惊奇：“你们是学生，竟然知道课该怎么讲？”	232
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	235
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很有智慧	238
当西医作为一种新理念提出“中医”理论时，人们会感到不可理解吗	241
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就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	244
这一点点不确定正是百分之一的希望，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	247
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	250
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	253
她说：“摊上你这么个明白事理的妈妈真是件可悲的事……”	256
中国文化是一套体系，开哪个门进的都是同一个房间	259
这一在模糊中把握精确的方法正在使科学走出困境	262
作者说：“我们是西医，但我们不是西方人。”	265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	268
编后记	272

母亲是个中医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像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只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说是病人来求助于医生，却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的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中医的诊室从来都是病人团团围坐在医生周围。医生给一人诊脉，大家全看着。于是，这考官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屋的病人，每个人的病都成为大家的趣味考题。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出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这时，一屋人也都展露出舒心的笑容。

千百年来，中医就是在这样的检测下生存和发展的，这也是自然生成的法则。

中医的拿手本事是说出病来，说不出来，说的不准，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西医的看家本领是拿出病来，拿不出来病，让人看不到，那么西医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于是，中医要说出病在哪儿、病症和感觉、病的前因和后果等。医生说的必须要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吻合，得到病人的认可。比如我听母亲说病人出汗，应

明白出汗有很多种，母亲会明确指出病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出什么样的汗。于是我明白了盗汗之所以叫盗汗就是人一醒汗就止。如果中医说不明白病，说的与病人的感觉和症状这一答案对不上，那么这个中医就被病人判错，也就无法将医生再当下去了。这就决定了中医具有注意整体，层层深入，注重事物间关系，抓住主要问题的特点。

西医要给病人做透视、化验、检测，有时还要从人体上摘下一小块组织做病理检查，或者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找到病——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具体的病。这决定了西医向精微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西医的立身之本。

母亲说病说得准，不仅通过诊脉说出患者有什么病，还能说出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做好准备，她说到时现制药就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一边脸蛋红，另一边脸蛋却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是半边脸红？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一味名为“葛根”的中药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碾压、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付药。她说，流行病一旦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用中药，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治，这付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配制第二付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哧带喘的孩子全是一边脸蛋通红，另一边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品。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赶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

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放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秋天，母亲也是备好药等病人来。当有病人问起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了窗户……”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的人 would 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母亲有个大木箱子，里面放着几十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好的药，瓶底贴着标签，写着“温胃散”“护心丹”等药名。那时我以为这些药名是全国一个叫法，可后来在中成药中我并没有见到这些药，才知道是母亲自己的组方。

有时母亲不在家，来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认为这病是从寒凉上来的，也敢包上两包“温胃散”给人吃。但母亲有时会把两瓶中的药兑配到一起给病人吃，还可以搭配着早晚服用不同的药，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医也很少像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像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

我之所以回忆有关母亲治病的事并不纯粹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历史具有今天的意义，而时间是历史底片的显影剂，母亲当年备受家人责难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从我母亲开始谈中医，只想尽可能展示历史原貌，我相信形象的信息是全面的，事实自己会说话，我希望读者帮助我解读其中的意义，或者帮我判断我的解读是否正确。

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候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大学教书，信奉科学，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最先获知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科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西医难道不够伟大吗？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医院可称作科技博览会，各种检测手段之高超令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之类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了北京的医院，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慑力了，我怎能不被它震慑得五体投地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你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的形象。西医直接治病，直接用刀切割肿瘤，用射线杀“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

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

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诊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儿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儿说：“在造隧道。”一会儿又说：“开始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地地道道的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的诊室就是在家。后来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给人摸脉。

中医的这种简便性使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用车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

中医的治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痧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

母亲虽然没什么设备，但看的病却不少，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病都治，不分科，不分男女，什么样人都有，什么病都有。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儿来，或抽、或烧、或将死。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母亲看婴儿不摸脉，是看手，看手指上的血管和掌纹等。有时她看过婴儿的掌纹后会轻轻叹口气，我就知道这孩子是智障。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请专家不可，我就感到奇怪，医生就是医生，还分什么专家？专家的含义是不是单项分高于普通医生，综合分低于普通医生？可我小时候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看如今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15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12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12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中医治病缺少设备和手段，这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中医的缺点。但是随着科学